

丹 东 文 史 资 料

第 五 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

学 习 文 史 委 员 会 编

• 1989 •

目 录

丹东第一次解放见闻散记·····	王作礼 (1)
岫岩解放前后·····	岫岩县政协文史办 (9)
宽甸的两次解放·····	宽甸县政协文史办 (23)
凤城第一次解放时的反奸清霸斗争·····	佟成中 (28)
解放初期的振兴区人民·····	振兴区政协文史办 (37)
安东工科中学罢课见闻·····	左良知 (46)
周总理在志愿军过春节·····	张升郁 (54)
金城阻击战·····	杨 扬 (57)
抗美援朝时的振兴区人民·····	振兴区政协文史办 (62)
旧中国凤城的工商业·····	秦玉武 (66)
昔日的安东同业公会·····	王云峰 (117)
丹东光华醋·····	赵文林 (129)
安东的“在理”公所·····	王云峰 (132)
张海川血战黄花甸·····	宋传玉 齐凤仁 (141)
我的父母曹镇·····	曹广善 (152)
我所知的胡然方·····	孙是家 (156)

丹东第一次解放见闻散记

王作礼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毛泽东主席《对日寇的最后之战》一文发表不久，由山东来了一小部分八路军，坐着小舢板船，从庄河登陆了。

八月末的一天，我在中富桥头的一家商店的墙壁上看见一张招兵的布告，是八路军某某部队，用毛笔写的，也没盖什么公章。

几天后，我到八道沟去办事，看见在伪“安东地方警察学校”（现在市第一医院住院部）院里，有上千名的新兵在操练。

八路军在大张旗鼓地招兵，这可吓坏了“治安维持会”，维持会会长曹承宗，几次乘火车跑到沈阳，拜见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可接收大员手中无兵，他只好闲呆在沈阳城干着急，因为蒋介石的百万大兵，在抗战时躲在大后方，短时间赶不到东北。所以，接收大员只好告诉曹承宗，回去要把物资看管好，不能交给八路军，一定要等待中央来接收。

当时，八路军在扩军，多次向地方当局曹承宗要求供给布匹、粮柴等军需，曹承宗坚决不给。用红票（苏军发的）、伪票（伪满发行的）交换，也不行。那时，曹承宗掌握着地方大权，又有国民党撑腰，还显赫一时。

这时，一部分社会沉渣，乘机泛起，出头露面，登上了

政治舞台。

安东第二国民高等学校的教师张鸿达，跑到沈阳拜见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李光臣，他得到了李光臣的批准，被委任为中国国民党辽宁省第三督导区督导员。

张鸿达头顶了这个官衔立即返回安东，纠集了安东市中等学校的部分教师，成立了国民党组织，牌子上写着“中国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安东县执行委员会”，张鸿达任执行委员会主席，有个姓陶的任书记长。

地方维持会，让伪“安东市勤劳奉公大队”（即国兵漏）改为“安东市爱国先锋团”。团长是由七道区的伪区长王友全担任。

伪市警察局也改为市公安局。警服由草绿色改成了黑色，指挥刀不带了。

在安东市的日本人，自己成立了“日本人会”，它要求曹承宗发给五百支“三八式”的大盖枪，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

那时，市内的各机关、学校，大都处在半瘫痪状态，工厂停工了，商店也没啥可卖的，街面上的露天市场里，除了卖旧服装、破家俱的，再就是拍卖从仓库里抢出的物资。

最热闹的是露天市场里卖大米干饭带菜的营业，许多饿着肚子的人，眉开眼笑地蹲在卖大米饭的摊子周围，争先恐后地饱餐一顿。

苏联红军不时在鸣枪，伪仓库被打开了，抢米、抢面、抢物资的风声，到处可闻。有的苏军穿着油渍麻哈的军装，喝得酒气冲天，在马路上堵截妇女，嘴里喊着什么：“马达

姆，哈拉少”，污辱、强奸的事件，时有发生。

当时，在知识界、工商界里，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很感谢，但是，对于拆走了安沈铁路，搬走了机器物资，尤其是对苏联红军的群众纪律不好，强烈不满。同时，对国民党和苏联签订的中苏条约中规定的租用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港口，也颇为不满，认为赶走了“小鼻子”，又闯进来个“大鼻子”。

一些在伪满上学未毕业的大学生和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大学生，也组织起“大学联盟”，牌子挂在安东县党部一起，成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助手。

安东第二国民高等学校，改为“安东工业中学”，有两个姓马的教师，私自组织了“mm团”，意思是取两个马字，目的是欢迎中央军来接收。

当时，我在安东市仁忠学校当教师，一天，正领着学生练扭秧歌，准备参加庆祝胜利大会，没想到，安东师范教师许德贵来找我帮忙，是给他们写标语，准备成立国民党。于是，我在孙辅先家写了三天标语。内容是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传抗战胜利是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的功劳和感谢盟国美军的援助等。三天后，县党部的牌子挂在金汤街一处小楼（即伪安东省指纹管理室，现在是丹东市财政局），县党部下设四个科：总务科科长吕万春，宣传科科长许德贵，组训科科长孙辅元（孙辅先之弟），武装科科长柳金柱。

张鸿达把我的名字写在党员登记本上，于是，我就在县党部上班了。有一天，我的一位过去教过我的老师王纯一来到了党部，我便问他：“您看这个党部怎么样？”他说：

“我看象个衙门，不象个党部。你看设有什么科什么科的，也许国民党变了样？可和我当年在南京时参加的国民党不一样。”他的话在我心里打了个问号。

一天，县党部里有几个人在嘀咕着县党部的几个头头把伪省协和会的余款七千多元分了，可他们一点也没得着。我听了之后，开始认识到这一帮人是为了个人发财升官搞名堂。

张鸿达在一次朝会结束时对大家讲：“有人讲咱们这个党部是假的，是投机的，我看假的也好，投机的也好，不管怎么说，我们不是为升官发财，只把安东的物资看管好，秩序维持好，等中央来接收时说声‘好’就行了。”

他的讲话，使我更加怀疑，张鸿达自己承认是假的，投机的。这如何是好。

回到家中，我把自己在安东县党部的经过向父亲叙说了一遍，他老人家沉思了一会儿，却说：“为了爱国，参加党派是可以的。不过，据说你们县党部的这些人，都是伪满时期在安东工作的人，恐怕他们是投机的，我看不要跟着他们干。等到时局稳定了，再参加也不晚。听说，关里还有个共产党”。

经过父亲这番开导，我决心离开张鸿达的国民党。于是，我到了安东农林中学当教师，担任国文教师、学生会顾问和舍务工作。

尽管张鸿达的国民党是假的、投机的，可是他的牌子比地方维持会的牌子亮，所以，不但维持会听他的，“爱国先锋队团”、“mm团”、“大学联盟”等，也都无条件地听从他的指挥。

国民党出现了真假之争。“九·一八”事变前参加国民党的王纯一，瞧不起张鸿达的党部，王纯一说张鸿达的党部是假的，王纯一要组织一个真正的国民党部。有一天，王纯一拿了一张铅印的八开张的国民党员登记表递给我，请我参加他组织的国民党。我说现在是真假难分的时候，谁都可以用萝卜头刻个公章，就称是中央派来的，很难使人相信，我不参加。晚间，王纯一把我带到协和会馆（现在的劳动宫）楼上，有四、五个青壮年人，忙着发展党员的准备工作，王纯一诚恳地对我说，张鸿达的县党部牌子摘下了，转入地下活动。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有一天，八路军派来了两名代表到了张鸿达党部来谈判，问到张鸿达一个问题：你们这个党部执行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呢，还是执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呢？张鸿达真没有想到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所以，马上显出十分尴尬的样子。停了一会儿说，我不管是什么旧三民主义还是新三民主义的，反正我们是等待中央来接收的，维持好治安是我们的工作。八路军的两位代表互相递个眼色站了起来，说声“再见”就离去了。

张鸿达觉察到势头不好，八路军的力量日益壮大，威胁到他的头上了。中央军无限期地拖延。张鸿达的县党部只好转入地下，纠集了日本军人、伪警察、还有伪国兵、“安东市爱国先锋团”、“mm团”，又指使“大学联盟”到市里的工中、商中、农中、师范去煽动学生武装起来，消灭“土匪”维持治安，欢迎中央军来接收。

“大学联盟”派到安东农林中学去煽动的两个人，一个是卢英权，一个是李瑞文，他们向学生煽动离开学校，我以学生会顾问的名义向全体学生表明我们不能参加，不能上他

们的当。我说：“伪满时，我们没能拿起枪杆子打日本鬼子，今天光复了，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了能耐了，这是什么爱国呢？说是安东的八路军是‘土匪’，南京不承认，延安也不承认，即使是假的，也用不着我们去打，打对了是他们的功劳，打错了是我们的罪恶。我们学生就是安心读书，不管这些事情。”

晚上，学生会的代表焦学礼、于献福、牟廷贵、杜万本找我给他们拿主意，我就给他们说：“坚决不能去”。

一九四五年十月底的一天，县党部的张鸿达，纠集了部分反动分子，用大汽车架着枪支弹药，拉向市郊三股流，声言要和八路军决一死战。当他们刚一离开市区，八路军立即发觉，便派部队步行跟踪。

反动武装抢先占据了山头，八路军在团长王子衡（王选桥）的率领下，围在山下，开始因地形不利，伤亡很大，后来王子衡指挥绕过山路，袭击敌人背后，不到一天，战斗结束了，敌人全部投降了。

王子衡团长给受骗的工中、商中学生讲了话，让他们通知死亡的学生家属去领回尸体，并发给了一定的抚恤金。

“三股流事件”被粉碎，给民主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二天，林一山、刘澜波、肖华、吕其恩等，带着少数警卫人员走进了安东地区治安维持会，即安东省公署、安东市公署，召集维持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开会，宣布了共产党的政策，愿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留下继续工作，愿意回家的可以自由离去。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安东省政府宣告成立。当天，接收了市广播电台、报社、电业局、公安局，市政府也成

立了。省政府主席高崇民（还在重庆），副主席刘澜波，政委林一山。

省政府成立后，立即把伪省长、原维持会长曹承宗拉到鸭绿江边执行枪决。

四五年十一月中旬，省教育厅通知市里四所中学停课，全体师生到市日本电影院（现市音乐厅）听报告，先由省政委林一山作了唯物史观的报告。师生们反映，这帮穿二大棉袄的还真不简单，理论很高，怎能说他们是“土匪”呢！

接着由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作关于人民军队的报告，教育厅副厅长潘琪作关于解放区的教育方针的报告，最后是省政府副主席刘澜波作关于施政纲领的报告，讲如何成立联合政府和和平建国的纲领等等。报告的中间，还穿插一些戏剧活动。

通过这次报告活动，中学的师生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共产党、八路军、民主政府的认识开始了转变。中学教师议论着，别看这帮土八路，穿的戴的不象样，可在理论上、在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还真了不起！

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省政府决定中小学放假，小学成立了教师集训班，在市金汤学校。中学成立了中等教育研究班，设在女子中学。安东、庄河、岫岩、凤城、宽甸、桓仁等中学教师参加学习。

我是在中等教育研究班第三班，第一班主任是黄谷标，二班主任何广周，三班主任杨达，这三个班的主任都是共产党、八路军，是从关里来的，说话有些听不懂。

学习班发下了许多学习材料，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解放区战场》等等，都是辽东书店印刷

的，说实在的，大家看了之后，字倒认识，可意思看不懂。

学习方式是自由阅读。主任在时，大家还可以，在装模作样地看书；主任离开时，大家便躺在床上聊天，议论着在街上看到的，听到的国民党、美国、苏联红军的有关事情。

这期间，在现在的友谊电影院里开过控诉敌伪罪行大会，主要是日寇在安东教育界犯下的滔天罪行。由我父亲王奉璋流着泪在大会上控诉了一九三六年日寇在安东教育界制造的大惨案，受害的家属也参加了大会，当场组成了人民法庭，审判了几个忠实推行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的日本人，有省教学官小林博、市教学官前田好久、师道学校总务主任小野寺，会上，推我为书记官。与会群众义愤填膺，最后，将三名日本罪犯枪毙了。

几天后，从大后方重庆来了一位《大公报》记者苑士杰，他给中等教育研究班作了三天两晚的报告。他喝着茶，吸着烟，不拿稿子，把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如实讲了一遍，很受欢迎，研究班最后通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停止内战，和平建国。

党中央指示，要在中学教师里选一名有名望的出任安东省教育厅长。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午后，中等教育研究班结束时，教育厅副厅长潘琪，向大家宣读了省政府的任命状，任命王奉璋为安东省教育厅长职务，教师一致热烈鼓掌表示拥护。

这样，我父亲王奉璋就担任了省教育厅的第一任厅长。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日

岫岩解放前后

岫岩县政协文史办

一、岫岩第一次解放

1、进军岫岩，谈判未遂：

“八·一五”光复的喜讯传到岫岩后，岫岩县所有群众和全东北一样，都沉浸在一片欢乐声中。但正在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祖国光复的时候，伪满的残渣余孽，如伪县长麻德惠、及驻岫岩西大营子的伪第九工兵营营长宋鼎铭（当时群众都误称之为宋团长）等伪满官员，拼凑了“岫岩县临时治安维持会”，继续统治岫岩一月之久，妄图等待国民党中央的接收。

宋鼎铭当时掌握的伪官兵四百多人。为捞取政治资本，在组织岫岩县临时治安维持会的同时，大力宣传“国民党中央是中国的唯一的中央政权，不日即可接收东北。”遂竭力扩充实力，收编地方的伪警察，封官授爵。仅旬日间，官兵就发展到七百多人。而岫岩的各阶层群众，生活在敌伪十四年封闭社会中，并不知道还有个共产党，更谈不到对共产党的认识，所以宋鼎铭的反动宣传得逞于一时。

正当临时治安维持会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刻，有如晴天霹雳，9月23日，突然得到情报，解放大军已进驻到洪家堡子了。

当临时治安维持会整天宣扬中央军（指国民党）不日即可接受岫岩时，群众已风闻在庄河、大孤山有八路军（当时地方人对解放军的通称）活动。当时这些伪官兵们还夜郎自大，认为“二尺半”（贬称解放军的穿戴）和蒜臼子（指腰挎的手榴弹）起不了“大耗耗”（不能成大事的意思），正当临时治安维持会不可一世的时候，我山东省胶东区委组成的东北临时工作委员会以工委委员于克（原胶东区党委城工部长）、柳云光（原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长）为首，率领的“八路军先遣队”二百多武装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驻了洪家堡子学校。

洪家堡子距县城仅十华里，当时八路军先遣部队如采取突然袭击，有可能使宋鼎铭措手不及。但为争取这股伪军，也为了让岫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共产党政策的伟大，由柳云光出面，冒着风险，只身进入岫岩，希图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岫岩。不料宋鼎铭冥顽成性，拒绝接收。于克鉴于柳云光谈判未果，于次日又带一名警卫员到伪县公署与麻德惠、宋鼎铭谈判，在谈判进行中，从伪军兵营频频打给宋鼎铭电话，捏造八路军已围城，而后指使一群士兵突然闯入谈判室，直指于克，气氛相当紧张。于克对此，坦然自若，除对宋等严词指责，申明利害外，并令其保障谈判人员的安全。谈判虽未成功，但迫使宋鼎铭派一名参谋护送于克及警卫员安全返回驻地。

2、粉碎宋顽，解放岫岩：

两次谈判未遂，已认识到这股伪军非武力无以解决，柳云光遂于次日乘车赴金县亮甲店向苏军求援。在伪军方面，由于两次拒降，遂凶相毕露。1945年9月25日拂晓，宋鼎铭

率伪军七百多人，倾巢出动，偷袭于克驻地，占据了洪家堡子后山制高点。八路军先遣队哨兵发现敌情，迅即鸣枪报警，于克即令部队抢占洪家堡子西南山岗，组织猛烈的重机关枪火力反击敌人。伪军进攻受阻，龟缩于腰岭沟山顶，曾多次发起反攻，均被我军击退。于克为保存实力，率队转移到花西。伪军遂进入洪家堡子，抢走了八路军汽车，退回城中。通过这次战斗，宋鼎铭看到了八路军的厉害，次日便雇佣些敌伪的散兵游勇和二流子持枪到城南阻击，意在虚张声势。他本人率部偷偷乘车逃离岫岩城。9月26日，于克率领的八路军先遣队冒着小雨进入县城。从此岫岩正式宣告解放了（以后通称之为第一次解放）。

3、肃清残匪，巩固政权：

八路军先遣队在解放岫岩，完成党政机关建设的同时，侦知宋伪军率部龟缩于槽子峪沟里佟家堡（现岫岩韭菜乡），并占据筑有高墙和炮台的佟家大院，正在休整残部。于克和苏军大尉于9月29日早晨，率八路军先遣队七千余人，并苏军十一人向伪军驻地搜索前进。苏军首先冲入院内，开枪射击。正在吃早饭的伪军慌忙退至北山，并立即以机关枪封锁大院出入口，苏军战士被困于大院内。于克和苏军大尉组织火力压制敌人机枪阵地，苏军得以撤出。战斗到上午9时许，侦知另有两股匪军，系伪警察约三百余人，正向此地汇合，有被包围之势，遂指挥部队撤回岫岩县城。此役，我方伤亡七、八名，苏军牺牲一人，伤二人。伪军死伤七、八十名。

经过此次战斗，宋鼎铭错误地认为有夺取县城的可能，遂率所部到北大洋河一带滋扰。八路军为先发制人，在宋伪军来到之前，即占据北大洋河附近的高地，严阵以待，敌我

相峙多日，及十月上旬，于克奉命去沈阳，斯时县城仅有苏军一个班和八路军先遣队一个排的兵力，宋鼎铭探明这一情况，于十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指挥伪军向县城反扑。出乎宋匪意料，这天傍晚适有八路军胶东第五旅第十四团赶到。深夜十二时许，宋匪等冲入街内，遭到痛击。匪军渐渐不支，遂退到西山一带高地。战斗中，第十四团二连先夺取了被匪军占据的范家堡子南山，又连克十三个山头，战斗到天明，宋鼎铭率残部向西北逃窜。此役，击毙匪官兵一百二十余人，俘虏一百余人，我方伤亡二十多人。

宋匪鼎铭受创后逃离岫岩，在岫岩县内尚有伪警察，惯匪等大小帮十三股，每伙十余人，数十人，百余人不等，最大的一股约五百余人。这些匪徒，仍活动于矿山，虎岭、哨子河、苏子沟、关门山、汤沟、石庙子、青城子和岫、凤边界，岫、海边界，岫、安（今东沟县）边界一带。以邹玉民、范懿德、王大虎、孙连贵等为首的七股土匪，时分时合。一九四六年一月至四月，先后袭击区政府四次，围攻县区干部一次，抢劫军用物资一次，打死民主联军干部和村干部三十一人，抢缴长短枪二百三十多支，子弹一万余发，运输马车二十七辆，现款三万元（东北币，下同）；向群众勒索一百五十万元。匪首范懿德率匪三十余人，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反动地主掩护下，袭击了哨子河区政府，打死区长张松祯，缴去短枪一支，同时杀害手无寸铁的振江村（哨子河区）村长于振河，永贵村（哨子河区）村长张永贵。二月间，盖匪景祯、曹玉璞等率匪徒五百余人在汤沟卜家堡子打死区中队战士一人，缴去步枪十支。四月，袭击汤沟区政府，缴去步枪六支，俘区中队员十余人。五月，攻打大营子

区政府，打死战士二人，伤一人，缴去步枪二十余支。在温家沟（大营子区）活埋农民赵祖富等三人。活动在石庙子一带的缪延章匪帮，多次攻打区政府，袭击民主联军后勤部队，杀害地方干部战士三十余人。一九四六年四月，田广俊、杨藩海、贺尚志三股匪帮，合伙到羊拉峪（原属岫岩县，现划归海城）袭击民主联军弹药库，抢去部分弹药，余者皆被烧毁，损失子弹一百五十八箱，手榴弹二十二箱，炸药九箱，粮食数十担，一时匪势猖獗，为害非浅。

一九四六年三月，辽南军区派铁梅支队第一团（后转辽南独立师四团），配合县保安团、区中队进行剿匪。一九四六年三月底，铁梅支队第一团政委孙永泉，率步兵一个营，炮兵一个连，对王大虎、孙连贵等股匪的据点苏子沟、红旗营子、牌坊、关门山等地，进行分兵合围。四月上旬，将土匪压缩于火石岭附近，一举击溃。部队又以排为单位，对土匪的十余处据点反复围剿，同时发动群众，清匪反奸，教育土匪家属、亲友，规劝土匪缴械投降。孙永泉又只身入匪穴，向匪首宣讲政策。王大虎、孙连贵等匪首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率百余人投降。邹玉民、范懿德、贺尚志等顽匪逃往国民党占领区。

一九四六年五月下旬，铁梅支队第一团两个营进至大营子地区，对盖匪景祯（绰号盖不客气）进行分路围剿，在栗家堡子将盖匪击溃，追至葛藤峪（现朝阳乡）将匪徒包围，予以痛击，众匪溃散。铁梅支队随即展开兵力，发动群众，经过三个多月的剿抚，匪参谋长孙墨林，中队长王宝堂等先后投降，盖匪仅剩二、三十人逃往敌占区沈阳。

铁梅支队另一部进至石庙子，对缪延章（通称之为小

缪)股匪进行围剿,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始,经两个多月的围剿,匪帮逐渐瓦解,到八月缪匪仅剩一、二十人,逃往本溪敌占区。

活动于香炉(今韭菜乡)、九沟(现三家子乡)一带的田广俊(绰号田大虎)、杨藩海两股匪帮,在岫岩、青城子两县保安团的进剿下,先后于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投降。

一九四六年八月,岫岩境内土匪基本肃清。

4、建设政权,百废待举:

①建设地方政权:岫岩解放后,立即转入建设地方政权,在县城成立了民主政权——岫岩县政府。政府下设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工商科、教育科、公安局。史宁夫任县长。同时地方上则以伪满的村公所(相当于解放当时的区)为基础,全县实行区村制,区下设村,区设区长,村设村长。

②参议会:一九四六年二月,成立参议会,在政府院内合并办公,议长夏渔生(任过伪满教育局长)。参议员由城镇及各区选出。代表民意,多所建树。

③驻岫机关:

甲,庄岫地区专员公署:一九四五年十月于岫岩成立“辽南行政办事处”,隶属安东省。辖岫岩、庄河、新金、复县、盖平、青城六个县。与中共岫岩中心县委同驻一地办公,主任丛振东。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撤销辽南行政办事处,成立庄岫地区专员公署,隶属辽东省。辖岫岩、庄河、新金、复县、青城、万福六个县。与庄岫地委同驻一地办公,专员阎志遵,副专员丛振东。一九四六年六月,隶属辽南行政公署,并改称辽南五专署,迁往庄河县。

乙，辽南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一九四六年五月，由海城迁至岫岩王家堡子。六月隶属辽南行政公署，辖青城、海城、营口、辽阳、岫岩五个县。十月，国民党军占据岫岩，一专署转到大连“岗边”活动。一九四七年六月岫岩第二次解放时，一专署又迁回岫岩，驻于岫岩镇。是年秋，从岫岩迁至海城。

丙，辽南行政公署：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岫岩成立，辖一、二、五专署及所属市县，主任周纯全，副主任邹鲁风，与辽南省分委同驻于岫岩西大营（现丝绸厂所在地）。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占据岫岩，辽南行署迁往大连“岗边”。

④恢复学校，繁荣工商：

解放后，在积极建设政权的同时，首先抓恢复学校的工作。地方上，区村所在地的完小及小学一律开学，在县城，把伪满的男国高、女国高合并成立联合中学。从此，结束了岫岩男女不同校的封建传统。在恢复学校的同时，积极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在伪满末期，已处于半窒息的工商业，得到复苏，呈现欣欣向荣景象。

⑤抗击国民党的进攻：

一九四六年三月中旬，苏军撤离中长路，国民党军队乘机向铁路沿线的辽东、辽南城市进犯。中共辽东省委根据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决定以岫岩为中心，包括清凉山、步云山、一面山、大黑山一带建立辽南山区革命根据地。同年八月，在岫岩镇成立了中共辽南省分委、辽南行署、辽南军区，领导辽南一、五地委，一、二专